



霍元甲

晨
曲



I247.4

474544

67



2 034 3093 8

霍元甲

长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王治华
封面题签 越青

霍元甲

展 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700 册

书号：10100·753 定价：1.05 元

责任编辑 朱建华



精武元祖霍元甲

自序

我与霍元甲旧居为邻，同住一条胡同。多年来，每逢聆听老人们传颂霍元甲生平轶事时，心中总有敬仰与激动之情。而后，习文数载，渐渐便产生颂扬英雄之念。于是，寻访、查找、搜集资料，于一九八二年写出《武术大师霍元甲》，初发表于《天津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后陆续在香港《广角镜》、上海《新民晚报》、全国政协的《文史集萃》第二辑、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上转载。为使更多的人了解霍元甲及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真情实况，我又写下这部小说，敬献给读者。

霍元甲，字俊卿，生于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农历十二月初七，卒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农历八月十一日，终年四十二岁。霍元甲出生在直隶静海县（现天津西郊）小南河村的一个武术世家。他家并非豪门富户，不过是村中一个中等农家，种几十亩盐碱薄地，粗茶淡饭勉强温饱。

霍元甲青年时习武成名，先在家乡小南河有些声望，后来挑柴到天津卫去卖，一气儿打败了几十个混混儿（地痞），名声才传到天津城。霍元甲中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天津谋生，去码头上当装卸工，在农劲荪的怀庆药栈当伙计。这一时期，他经常匡扶正义，除暴安良，做过不少为天津百姓称道的事。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京津地区惨遭涂炭，愈

Gomes/07

来愈重的民族耻辱唤起了霍元甲的爱国之心。为雪国耻，霍元甲曾先后挫败在中国嚣张一时的俄国大力士、英国大力士和日本柔道队。一九〇九年，霍元甲为救中华，强国强种，在上海毅然创立了“精武体育会”。不幸的是，日本侵略者暗下毒手，霍元甲过早地舍国土而去。

这部小说，便是寻觅着霍元甲的生平足迹，力图真实地去反映他的一生，反映清末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书中所用地名、人名和故事情节，大部分是真实的。边云山（书中小五）刚刚去世几个月，张文达的儿子张凤枝（今年七十七岁）还健在，刘振声同母异父的弟弟去世不久，后代人仍在小南河村。

小说虽然处处力图求真，但某些人物和情节仍然难免有虚构之处。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来小南河约稿时，我刚写到过半。为加快进程，提前脱稿，我只好寻找一个最安静的地方去写。这个地方便是离我家仅有二十几米远的霍元甲旧居——那三间破土坯房。那房里虽然老鼠到处窜，麻雀满屋飞，但它毕竟无人住，是个清静之处。

长篇小说《霍元甲》的书稿很快在霍元甲的故居里完成了。面对这二十余万字的稿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感到特别轻松。因为，我终于实现了讴歌爱国英雄的这一夙愿。

晨 曲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

于霍府旧居

目 录

第 一 回	狼麻子灭子夺魁 武壮士初战取胜	1
第 二 回	显神力众人叹服 算财色英雄吃惊	2
第 三 回	装急病潜入王家 比高低怒杀二贼	17
第 四 回	鬼恩主王喜暗访 报父仇李刚寻蚌	20
第 五 回	老镖师勇冠北国 大侠客崭露头角	36
第 六 回	忆往事元甲成才 结良缘英雄完婚	43
第 七 回	浪滔滔勇救难船 义愤愤怒打洋人	54
第 八 回	伸奇冤怒杀姚五 报家仇水萍表姐	74
第 九 回	学绝技猛虎添翼 闹柴市混混遭殃	86
第 十 回	农劲款执意交友 霍元甲暗中收徒	96

第十一回	玉香楼霍崔受骗 悦来店师徒显威	110
第十二回	揭阴谋榜示乡亲 怨帮凶威吓二毛	122
第十三回	说国耻甲午丧权 述家仇庚寅失船	134
第十四回	树大志小龙学拳 整家规镖师逐子	140
第十五回	泰昌码头拼洋人 乱葬坟莹收义女	150
第十六回	嫁屠夫避莹躲辱 求名师破釜沉舟	164
第十七回	怀庆栈屡出奇事 运河边勇打皇差	175
第十八回	黄英待字怀庆栈 元菊出阁天津城	192
第十九回	白妞脱难离青楼 黄英化险别恩公	203
第二十回	娘媵官魏贼毙命 小南河刘母丧生	214
第二十一回	俊卿仗义训弟子 英雄冒险救教民	225
第二十二回	为瓜分联军入侵 捍主权兵民御敌	237
第二十三回	遭沦陷血溅津门 雪耻辱痛杀寇兵	247

第二十四回	霍元甲技传乡里 刘振声了结冤仇	257
第二十五回	京师大失丧敌手 津门豪杰识刘鹗	266
第二十六回	威武不屈战沙俄 龙凤呈祥共白头	284
第二十七回	众徒合力擒刺客 举国共盼雪耻辱	296
第二十八回	霍元甲赴沪立擂 奥皮音闻风丧胆	308
第二十九回	为比武文达乔装 应时运精武创办	318
第三十回	倭国浪人终惨败 津门大侠遭暗杀	327

第一回 狼麻子灭子夺魁 武壮士初战取胜

起首说的是清朝光绪十五年酷夏的一个正午。大地晒得滚烫，泥土象是被热锅烫过一样，灼灼烤人；庄稼苗儿不象早晨那样舒枝展叶了，全卷了边，恰似枯瘦干瘪的丫头刚刚受过责骂，伤心地低着头，佝着腰；就连最有韧性的野草也被晒昏了，显得是那么无精打采。

烈日之下，万物皆蔫，唯有绿树丛中的蝉儿，“知了！知了！”地唱个不停，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特殊耐力，又象在骄傲地告诉人们，只有它在酷暑中不减旺盛的精神。蝉儿哪里知道，就在离它不远处的天津城南门外的荒郊路上，有两个人正抖擞精神决一死战呢！热土卷起团团尘烟，汗水洒在泥土地上，你来我往，双方杀得正急。那样子又比知了胜过一筹了。

但见这二人，一个身穿绸缎衣袄，一个身着粗布衫裤。穿绸缎的两目放着凶光，手下招招毒狠，看得出，他恨不得马上置对方于死地。着布衣的，虽也接招进招，但那面容却很平和，并无怒火中烧之相，因此拳脚上便有些戏耍了，只求个保全自身了事，不曾实实在在地进攻。

诸位要问，说了半天，那穿布衣的究竟是何许人？着绸缎的又是哪一个？他们更为何事生死相争？且别着急，容在下慢慢叙来。

穿布衣的是一位年轻的壮士，家住何处，姓什名谁尚且不知。只知他是庄稼人，头午挑着一大挑西瓜进城，两座山似的，足有三百斤，一路上非常引人注目。但见他中等身材，黄白面皮，双目里隐含着威武，眉宇间透露出英俊。每当他与人说话的时候，鼻翼一扇动，两个嘴角微微上翘，便现出一脸的温和，满面的笑容。

壮士把瓜挑到天津城南门口，扁担一搭就开了张。大热的天，西瓜比什么卖得都快。

“就剩一个啦，快买呀！”壮士边扇草帽，边吆喝着。

“掌柜的，”一个微弱的声音应着。

壮士扭脸一看，见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那满脸的皱纹里饱含着无限愁苦，豆大的汗珠从老脸上向下滴落着，“掌柜的，我……我买半个行吗？”

“买半个？”

“是……家里有病人，太热了，想吃西瓜，可我没钱呀。”

“噢。”壮士明白了，眉毛一展，乐呵呵地说，“大娘别急，您只管抱去，我分文不取。”

“慢！”

一声断喝，惊得老奶奶象筛糠一样抖起来。

那壮士抬眼一瞧，跟前站着个穿绸缎的阔佬。呵！这位长得真让人恶心，大鹰勾鼻，一脸的黑麻子，额角上还有一道令人悚然的刀疤。壮士没好气地问：“怎么啦？”

“怎么啦，哼！你小子在我地面上做买卖，不懂得我地面上的规矩？也不知道孝敬孝敬你爷。我看你是个生脸的，初次原谅，下回决不轻饶！”说着，穿绸缎的猫腰就去抱西瓜。

“慢！”壮士喝住他。

穿绸缎的手摸着西瓜，并没起身，三角眼往上一翻，射着凶光，冷冷地问：“怎么啦？”

壮士急忙收敛怒容，换上笑脸，说：“您老哪能吃人挑剩的东西呢，名声不好啊。我那边还有，都是熟透的，又大又甜。您看，是我给您老送家去呢，还是您老跟我去拿？”

穿绸缎的眼珠转了一转，说：“你想开遛，没门！麻爷跟你去！”

“好哩。”壮士把瓜塞给老奶奶，挑起扁担筐就走。

一路上，壮士心中暗自盘算，今儿个算是遇上阎王的小鬼了。他早就听说过，天津有一霸，因他姓郎，一脸黑麻子，人称外号狼麻子，是个专门吃地面的亡命徒。他手下有一帮子混混儿，上面又勾结着官府，势力颇大，无人敢惹。这班地痞拼命地向大小买卖人、穷苦人摊派款项，什么官税钱、地皮钱、过肩钱、磨牙钱、孝敬钱，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捐款，欺压得百姓难以过活。

据说原来霸占这一方的恶徒姓刘。狼麻子找上姓刘的门，要强占他的码头。那时流氓恶霸争夺地盘有个规矩，须得比试比试：或以势力相拚，或以聚众斗殴相搏，或以皮肉吃苦相比，或以性命相敌，胜者坐享清福，输者只好甘拜下风。姓刘的见狼麻子要来夺他的地面，自然不甘心让给他。接风宴上，酒过三巡，姓刘的开口了：“麻老弟，我这碗饭来得不易，如今你想夺去，恐怕也不那么容易！”狼麻子哑了哑贪婪的嘴，涨红着脸说：“老兄早就发了家，干嘛老母猪掏死食，没个够！你就义气义气，让了吧。”姓刘的嘿嘿一笑：“甭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有响屁快放！”狼麻子从容不迫，脱掉棉裤，坐在凳子上，大腿放平，从火盆里挟出一块冒着蓝焰的火炭，

放在大腿上。刹那间，吱吱作响，一股黄烟直冲屋顶，顿时，屋子里充满了呛人的焦肉味。狼麻子谈笑风生，仿佛烧的别人肉似的：“来！刘老兄，我给你温一壶酒。”直到那一壶酒温热，狼麻子才将炭块拿掉，面不更色。姓刘的哈哈狂笑一阵，说：“麻老弟，好样的。”随即令人在火炉上熬半锅油。他不慌不忙地也脱掉棉裤，拿起一把牛耳尖刀，冲大腿刷地就是一刀，剃下一块肉，随手扔进油锅。那油锅即刻沸滚起来。片刻，姓刘的将肉捞出，一刀剃成两截，一截递给狼麻子，一截留给自己，慨然说道：“麻老弟，吃肉，喝酒。”狼麻子见此情景，目瞪口呆。这一手跟人家弄了个平平，还有什么话可说？他气忿地站起来，一字儿没吐，怒冲冲地走了。

虽说姓刘的没失去地盘，可那块肉被剃去也着实疼得厉害。家人正忙活着给他敷药包扎，忽听外面有喊声。

“姓刘的，你出来！”

姓刘的一听，狼麻子又来了。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邪劲，立刻忘了疼，扯下包扎的布带，冲出屋门。

院里，狼麻子扛着一把铡刀，太阳穴青筋暴跳，两眼充满血丝，身后跟着个小孩。他把铡刀放下，怒声怒气地说：“姓刘的，你再看我这一手——铡儿子！”他身后的小孩听说是铡儿子，立刻吓得没了魂，哭叫着给麻爹跪下了，可怜地央求着：“爸爸，您不是说带我来玩的吗，别铡我呀，别铡我呀！”狼麻子此时早把父子之情嚼碎吞吃了。他一把抓过儿子，说话就往铡刀里按。孩子惨叫着：“爸爸呀，妈妈呀……”姓刘的看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软了。他只有一个儿子，整天价象宝贝似的守在眼前，怎能拉出来与狼麻子比高低呢。姓刘的终于甘拜下风，只得离开天津，到上海混饭吃去了。从

此姓刘的地面便成了狼麻子的天下。

言归正传。那卖西瓜的壮士挑着空筐，行走如飞，狼麻子哪里跟得上，只好一溜小跑，工夫不大便是一身汗。走了约有一里多地，早已离开了人多的地方。狼麻子不耐烦了，气喘着喊道：“喂！还有多远？”壮士装着听不见，只管撩开腿一个劲地往前走。

“站下，你站下！他妈的！”狼麻子动了肝火，两片薄嘴唇歪咧着，露出紧咬着的牙关，急追上来。

壮士看看前后无人，倏地站下，正色问：“你就是狼麻子吧？”

狼麻子擦了一把汗，气喘着冷笑一声：“不错，你麻爷爷就姓郎。哪个狗小子敢不认识我！”

“呸！顶风臭十里，恶贯天津城。狼麻子！你要想吃好瓜，跟我到俺庄上去吃，管你够。可就是远了点，还有二十里呐。你不如吃小瓜，我这儿现成的。来吧！”说完，壮士把小西瓜般的拳头晃了晃。

狼麻子闻听此言，直气得青筋暴跳，嗷嗷叫骂。他心里话：这怎么得了，我站在城心鼓楼跺一脚，整个天津都要晃三晃；我要是哼一声，哪个不吓得直哆嗦？何时吃过这样的亏？他手指壮士破口大骂：“你这个不知高低的庄稼地的‘老赶’，竟敢欺骗你麻爷爷，今几个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罢袖子往上一捋，拉开了架势。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想必是那壮士有一身武艺，不然，没那金刚钻，怎敢揽这份磁器活儿。你看他，望着对方那如狼似虎的凶恶相，只是淡淡一笑，不慌不忙地迎上前去，左手拢住右手，一躬身，说了声：“请！”

诸位看官：双方交手，便是敌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怎么还会这般客气？有道是：不是武林人，难晓武林事。比拳术有个规矩，动手之前，往往都是拱手一礼，说声：“请。”要是左手拢右手，那是先让对方进招，自己拿破法，然后再打进去。要是右手拢左手，便是抢先进招。单看那壮士一拱手，便可知他还是个正经学武艺的，懂得这些规矩。

狼麻子可顾不了这许多，迫不及待地要取胜，好出那口窝囊气。但见壮士让他先进招，并不客气，跃身而上，式如猿猴，手足并进，一拳朝壮士面门打来。壮士刚要防，哪知他这一招是虚的，拳头闪电般地一晃，不见了，平地又是一腿，如同千斤铁棒，横扫过来。那壮士眼观得疾，意来得快，随即站稳马步，泰山般地扎了深根。狼麻子那一腿扫来，对手纹丝没动，自己却“哎呀”怪叫了一声。狼麻子见这一着没能取胜，不由心里着急，使疼腿碾地，一回身，提起右脚直朝壮士左肋踢去。壮士伸手要抓他那条腿，那腿却半路收回，中途变了招，使拳猛击壮士的胸口。壮士将身一闪，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一跨步，身子贴在狼麻子背后，挨近他的耳旁“嘿嘿”两声讥笑。这一下激怒了狼麻子。他猛一用力，右手没能从壮士手中抽出，便急中生智，使左肘尽力向后捣去，这一下，正中壮士的右肋。壮士一阵剧痛，急忙倒退数步。狼麻子得了手，很是得意，功力运于十指上，使出“螳螂拳”中“黄莺啄眼”的招数，嗷嗷怪叫着，双手直奔壮士的两跟抓去。壮士深知这一招狠毒、厉害，如若让他得手，二目难保，性命也就休矣！他悔恨自己不该大意，竟失了一招，急忙神聚二目，力运掌上，眼疾手快，抓住了飞来的两只魔爪，竭力往外推着。狼麻子眼见得大功告成，怎肯放松？两人在烈日

下僵持着，汗水顺着脸颊不住地流进眼里，淌到嘴里。

僵持片刻，狼麻子渐觉不支，最拿手的一招被壮士化解了。这一回，壮士被激怒了，他再不拿狼麻子当儿戏，两眼瞪圆，炯炯闪亮，也不分什么招式，直朝狼麻子扑去。狼麻子见壮士糊糊涂涂地就扑了过来，也不知是防上三路好，还是防下三路对，两眼直盯着壮士出哪路拳脚。及至壮士逼近身子，他也没看出对手的意图来，心中不由地有些慌神，急忙闪身躲避。这一下正中壮士之计，他假装摔倒，两脚腾空飞起，一脚踢在狼麻子太阳穴上，一脚踢在他后心上。这两脚实在太重，狼麻子被踢得两眼昏黑，天旋地转，重重地摔倒在地。

壮士余怒未消，想他也是个恶贯满盈的主儿，就此结果了他，岂不为民除掉一害？于是，他抓起那根大扁担，高高举起，朝狼麻子的脑袋狠狠地砸去。

究竟狼麻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显神力众人叹服 算财色英雄吃惊

话说壮士举起大扁担，直朝狼麻子的脑袋狠狠地砸去，待到半路，突然又改了主意。打死此人容易，后果将会怎样呢？他前思后想，摇摇头，一声长叹，给狼麻子留了条活命，挑起扁担筐走了。

此时正午已过，壮士肚里早就咕噜噜打雷了。他信步来到海光寺。这里是天津城南的第一个门户，又是交通要道，故此有几家酒店、饭馆和一些方便百姓的买卖。

壮士有心进酒店，痛饮一顿，可他算计下来，进酒店要花四五个大西瓜的钱，而进大饼铺只需两个西瓜钱就够了。他来到大饼铺，找了个座儿，要了四张大饼，三碗绿豆稀饭，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店小二见他一个人买了那么多饼，和掌柜的直嘀咕。

店小二悄声说：“掌柜的，瞧瞧，这位一个顶四个。”

掌柜的一摆手，格外小心地说：“傻蛋，吃得多不好吗，咱好多赚钱呀！”

他们的话，引起近座上客人们的注意，大家都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壮士。

这时，大饼铺子门口，突然停住一辆大架子车。赶车人喝住大青骡子，一只手紧紧抓住笼头，另一只手卷起喇叭筒朝铺